

維吉尼亞的中國榆樹

在維吉尼亞南方的古城，有一座由農莊改建成的藝文中心，綿延著山坡而上有棵大樹，樹上還有一個標記---中國榆樹（Chinese Elm）。樹幹上貼滿了字條，有英文、德文、希伯來文，寫著支持法輪功、停止迫害的字句，有的還引用的是詩句，請中國（江澤民）政府尊重人的信仰自由，讓真理重現等等。一種和平友好的氣氛散佈在整個農莊上。這是今年四月底的事了。前後才一個月的時間，竟然有這麼大的變化，一個月他們還不認識甚麼是法輪功。而我更沒想到這趟旅行能夠劃下這樣良好的句點。

這是一所由私人提供給從事創作工作者的藝文中心。被邀來此創作者，將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毫無雜務干擾，專心在此創作，連電話也沒有。整個中心環繞在滿山鳥語花香的樹群中。當我想到不用擠地鐵購物備三餐，便產生了一種常人的歡喜心。因為這種不自覺的歡喜心，對洪法的事就抱著一種順其自然的心態。之所以如此，是主觀意識太強，認為對從事創作工作的人，尤其是這些來自各大城市裏的作家、作曲家、詩人、視覺藝術家，每個人都帶有很強的主觀認識，很難接受甚麼。這是我個人的經驗。記得3年前，第一次被邀請到此創作時，各門加起來一共20人左右，一種無形的競爭心以及文人的較量心，有時在飯桌上都可以領受到一種緊張氣氛。每個人來此都不易，各個埋頭苦幹，做自己的事，照理說朝夕相處應該有許多往來，但並不然。那時我尚未接觸到法輪修煉大法，何嘗不也攪在那種競

爭心中，這回倒是發現自己帶著一種非常舒坦的心來到此地，自己都難以置信。

美國人受清教徒傳統文化的影響深，對工作的狂熱與投入表現在各個階層中。在中心裏，我深刻的體會到這一點。每個人都是工作到三更半夜，早餐匆匆吃完，又一頭鑽進各自的工作室。在此完全沒有交差或報告的要求，事實上是讓每個從事創作的人，有一段不憂衣食與擺脫常人雜務的空間。但是大家還是相當認真，有的工作室常常通宵達旦燈火通明。早起成了一件不易之事。我得法後養成早起煉功的習慣。剛開始當然就我一個人

在圖書館的音樂廳煉，過了3天從費城來的芭巴拉尋著音樂走進來，她說這音樂好熟悉，使她想起當年在杭州美院留學的時刻。她以為是太極拳。我跟她解釋這是法輪功，很好學。結果她當下就學了，並且說以後每天跟我一起煉。起初的第一週很辛苦，起不來，要求我每早去敲她的室門，這對我實在有點為難。不過我一想到這大法可能給她帶來的幫助，每天早上六點只好硬著頭皮去做敲門人。不到一週她已不再滿臉倦容的為早起煉功而奮鬥，而且煉功成了她早晚在餐桌上的話題。她明顯的變化是容光煥發，不似之前說累、沒睡好、作畫進展不理想，說的卻是每天早上的煉功，使她感到一身輕、精神好、完成了多少工作等等。芭巴拉的確變得非常正面。

接著來自德國的曼非（Manfred）、奧國的歌樂綠（Gloria）也加入我們早起煉功行列。六十二歲的曼非先生是慕尼黑藝術之家的教授兼總監，第一次煉功就全程的把第二套功法抱輪抱完，令每個人都佩服得很。從紐約來的、中心裏最年青的一位作家麥克三十三歲，很希望加入但是早上起不來。我說：那麼我們中午



提前半小時下工，就在我畫室門口前的中國榆樹下煉。麥克第一次煉功時全身發硬，連放鬆都不會，他說他滿腦子都是關於寫作的事，身體緊張的不得了。我看著他，想到我以前不也這樣嗎？為了一個小小的“點子”苦思焦心，把身體弄得不成樣。我就更耐心地教他，一遍又一遍，當麥克終於可以做“鬆”這個動作時，他不禁流下眼淚。

天氣暖和時，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提著午餐盒子到樹下用餐。我和麥可的煉功馬上就得到響應，尤其那些不能早起煉功的人。人數從一個增加到四個。從波士頓來的女作家，由開始煉功到她離開中心一共四週，從無缺席，每天中午必到。從第一天她進中心起，每天早、晚餐話題離不開病，吃飯時桌上總擺著不同樣式的藥

丸。有一天更過份的是，一位作家咳嗽有點像感冒，她走進飯廳一聽到咳嗽就連忙走到另一桌去孤零零一個人用餐，弄得大夥都有點尷尬。這給我很深的印像。回想修煉前的我不也這樣嗎？我決定找個適當時機把法輪功介紹給她。

對常熬夜寫作的人來說，中午拿出半小時也要有決心。中心裏，每一個人都像有工作狂的傾向。只有晚餐稍輕鬆，但一小時之後，個個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室。芭巴拉自從煉功以來，人變得更開朗。一天早餐時她問我中共為甚麼打壓法輪功，（她開始看我借給她的書《轉法輪》）“沒有甚麼理由嘛！”她說道。波士頓的女士聽了很感興趣，她是專門研究女權運動的，又說也

想煉（她已經說了幾次了）。我說，隨便讓她挑時間我都奉陪，她說：你來此是為創作，我不能平白佔用你寶貴的時間。我說：我也是平白地從李老師那得來的。

第一天煉功時，她站不到十五分鐘就說她要倒了。我說：“你稍微堅持一下”，結果她站著煉了二十五分鐘。第二天中午又來了，她說真奇妙，她昨晚竟然睡得很好。這次她站煉了半小時。這樣過了二週，似乎少聽到關於她病痛的話題，人也顯得平靜，不那麼面帶憂愁了。

我來此地時沒想到有機會“洪法與講清真相”。從芭巴拉開始我已意識到這個法人人人都該有機會去得去認識。終於我向紐約同修要的材料、雜誌到了，我將它們放在會客室的茶几上。夾在那些藝術文學雜誌裏的大

法季刊雜誌封面上神閒氣定打坐的女孩以及第二期Compassion 天安門廣場鎮壓的封面顯得非常觸目。接著一週來，晚餐時常有討論煉功的話題；因為一起煉功大家變得相當親和，雖然固定早晚只有五、六人來煉，但是每當午餐時榆樹下響起煉功音樂，就是在吃著午餐的同伴也欣然地享受這片刻的寧靜。我記得老師說過煉功人的場是祥和的。

一天又一天，很快四週過去，大家都不自覺的感到這次在中心裏的經驗很不一樣。最後的一週，幾乎每天晚餐後都有人朗誦他們的詩文，藝術家則放幻燈作品，大家都積極參與交流。我聽好幾位同伴說，中心的主任說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群體，很有靈性又很團契。真是非常特別。

眼看在此地的時間就要用完，有幾位已回家了，大家都有種依依不捨的情緒。就在我要離開的倒數第三天的晚餐時，忽然從波士頓來的女士站起來宣佈：明天請大家寫幾句話貼在榆樹上，為在中國受打壓的法輪功學員加油並給予支持。大家都熱烈拍手，我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一個月他們甚麼都不知道，如今每天至少有五到七個人煉功，不管這些人回到他們平日生活的地方是否仍繼續煉，他們的同情心是可貴的。這一個月來我感受到這個法是如此有能量，有時候我們在一起煉功時我都能感到一種很善很善的場瀰漫在我們之間。尤其最後一天中午煉功時，平常未參加煉功的同伴也陸續出現一同做抱輪的動作，因為那是他們認為最難的動作。當煉功音樂響起時，我真的感到整個山頭都在微笑，而貼滿字句的中國榆樹笑得最燦爛。

孟沈恬於紐約

法輪大法簡介

法輪大法純正詳和，直指人心，修在先煉在後，明確指出修心性是提高功力層次的關鍵。修煉者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

由好人做起，不斷提高自己的境界，從而亦促進了社會風氣的改善與道德水準的回升，被譽為“高德大法”。與此同時，以五套柔和、舒緩的功法（四套

動功和一套靜功）作為輔助，在短時間內可使身體得以淨化。持之以恆，功力層次會達到意想不到的境界，最終開功開悟。（請看《轉法輪》）